

# 癡心齋閑話

乔先 著

# 濾心齋閑話

乔先 著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滤心斋闲话/乔先 著

北京:中国文联出版社 1999.10

ISBN 7-5059-3228-4

I. 滤…II. 乔…III. 杂文-作品集-中国-当代IV. 130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[1999]第 45045 号

| 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
| 书 名  | 滤心斋闲话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作 者  | 乔 先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出 版  | 中国文联出版社                   |
| 发 行  |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              |
| 地 址  |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(100026)      |
| 经 销  | 全国新华书店                    |
| 责任编辑 | 洪 烛 尹龙元                   |
| 封面设计 | 影 帆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印 刷  | 茂名石化公司印刷厂                 |
| 开 本  | 787×1092 毫米 1/32          |
| 字 数  | 87 千字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印 张  | 5.6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版 次  | 1999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  |
| 印 数  | 0001-2000 册               |
| 书 号  | ISBN 7-5059-3228-4/1.2651 |
| 定 价  | 12 元                      |

## 作者简介

乔先,原名陈乔先,相属虎,广东澄海市人。长期担任企业报副刊编辑,曾任中国石化报茂名记者站副站长。现为广东省作家协会会员。

昔年攻读石油机械,却别恋文学。无大成,有大难,弃笔十七年而文心不死。不惑之年重涉文坛,至今发表各类文学作品40余万字,有文学集《播火者》面世(广东人民出版社,1995)。部分作品在省市及全国获奖,并被多家出版社收入集子。近年致力于杂文写作,并在报纸开辟专栏,遂成此书。

# “医者”父母心（序一）

北 窗

杂文是一个时代的良心。

杂文家则是呵护着“良心”的医生，他手持手术刀，专门给特定时代的特定社会把脉，凡有恶疾脓疮危及社会公义、世道人心，必一刀切下，绝不手软。这是比普通的医生更高更广范畴的人道主义。鲁迅当年就是为了此种人道主义而放弃了去做“《和平与战争》这类伟大的作品”①，专攻社会的顽疾，从而创下了“杂文”这一新的文体，他认为这是更切要的工作：“不错，比起高大的天文台来，‘杂文’有时很像一种小小的显微镜的工作，也照秽水，也看脓汁，有时研究淋菌，有时解剖苍蝇。从高超的学者看来，是

渺小，污秽，甚而至于可恶的，但在劳作者自己，却也是一种‘严肃的工作’，和人生有关……”②。

“和人生有关”淡淡的一句话已包含了沉重的然而却是自觉的杂文精神，就如鲁迅先生所言，杂文的“显微镜”专照社会的病菌，专挑痛处去戳，用一个哲学的词汇即是“批判”。杂文精神即批判精神。批判最遭人忌恨，批判最需要牺牲。

肯牺牲者少，因而在我们的生活中也很难见到真正的杂文。放眼望去，花花绿绿的世界涂满了语言的红粉香膏，轻轻一抹，阴暗之处的“浓汁”、“淋菌”便不见了。然而其恶意臭岂能掩人耳目，自有勇敢者会一把撕破“皇帝的新衣”。

乔先就是我们身边的一位勇敢者——这是我今日以笔代言的主题：

——对于那些所谓“艺术创作”者，乔先敢于大声规劝：“笔前笔后，找一找‘我’在哪里”（《找一找“我”》）。

——对于“老好人”们明知是邪恶与谬误，却偏要“见仁见智”，乔先亦一针见血地说，这是“抹杀了是非曲直好坏优劣的标准，助长了蒙昧和野蛮”（《见仁见智之后》）。

——“出仕无门赖拍马，进身有路凭折腰”，对于溜须拍马，卖官鬻爵者，乔先用一幅打油对子就活化出其嘴脸（《“拍马”杂谈》）。

——“时下万般皆物化，以钱捐官，捐文凭，捐职称，捐国际金奖……已经算不得新闻，捐名人当属正常经营范围”（《速成“名人”》）。好一个“正常经营范围”，妙语似珠，反话则如刺，怎么听都象是鲁迅的口气。

——当年鲁迅先生一声吼“救救孩子”，直至今日终于有人风风火火“走九州”，研制出种种“增智膏”、“口服液”，据说让孩子一服都能“成绩优异考上清华”，直接提高“中华民族的素质”。偏偏乔先不信，他说，孩子还没救活，现在似乎又有了“救救广告”的必要（《救救广告》）。只不知又要多少年，他这一微弱的呼声才会从茫茫的宇宙反馈回来被国人们听到。

——还是鲁迅先生，当年他喜欢站在穷人的立场说话，反对阔人，无非希望将来有一天天下穷人都变成阔人。但鲁迅先生毕竟有过人之处，从少数几个由穷人变阔人的“先驱者”身上发现了另一个规律：一阔脸就变。今天，顺着鲁迅的目光，乔先发现“变脸者还在变”，大有“死不悔改”之势（《变脸》）。那些“先富起来”、“先升上去”的时代新贵们也许有必要诫之、诫之。

——“先生蔡孟伟，牛头当马嘴，好人医出病，病人医成鬼”，乔先爱用乡间的谣语，自有其文字艺术的深意。然而谣语的产生，更有其生活的背景。

“能把病人口袋里的钱掏出来的就是好医生”，已成为时下“救死扶伤”队伍内部通行的规则，乔先说“敬请刀下留神”（《敬请刀下留神》），我还怪其过分客气了一点呢。

以上聊举几例，可见乔先杂文一斑。

原先乔先写小说，写报告文学，后来觉得隔着靴子搔社会的痒痒，不够痛快，遂改弦易辙写杂文，自此酣畅淋漓了好多年。虽然他自称“闲话”，却有读者指出“闲话不闲”（梁晓霞《闲话不闲》）。

“不闲”大约有几个意思：一是文章句句切中时弊，不似买菜妇间的闲言碎语；二是做文者须如那运转不息的军事雷达，时刻监测着社会人生、时代风云，无须吏松懈；三是杂文以千字之小数通古今之大变，必须广闻博学，方得论据充分。试举一例，《人未必如其文》不足千字之文却举隅中外古今，让人叹为观止。

于是，又回到“牺牲”的话题。欲“不闲”，必得要牺牲。时间、精力姑且不说，精神的孤独最为壮烈。

人说“情到深处人孤独”，而文到深处亦即情到深处也。正是出乎社会责任、民族感情、仁者爱人之心，乔先一类的杂文作家才以“医者父母心”伸出孱弱之手欲“疗救”庞大的社会，轻则被讥为不自量力，重则如飞蛾扑火，有去无回——因为我们的社会

是讳疾忌医之社会，我们的百姓是明哲保身之百姓，我们的传统是“不患寡而患不均”、“木秀于林，风必摧之”之传统，岂能容得先知先觉，更何况你要“批判”、要开刀呢！

而我作为乔先的读者，除了写下如此无用之“帮闲”的“雄”文，再就只有在内心说一声“好人，请走好”了。

①1934年9月林希隽著文《杂文和杂文家》认为中国没有《和平与战争》这类伟大的作品产生，是因为鲁迅式的作家把精力用去写杂文毁掉了自己。

②见鲁迅《做“杂文”也不易》，1934年10月1日。

# 闲话不闲 (序二)

梁晓霞

工作、生活在茂名石化公司的乔先原是写报告文学、小说、散文的，可最近一两年来，忽然改弦更张，在报上开辟专栏，推出一篇篇文风凌厉、辛辣老到的杂文，令圈里人大感意外，朋友们调侃说：“乔先的脾气变坏了。”乔先则笑着说：“那是因为‘好’脾气的人太多了。”

当我读完了他一迭厚厚的《滤心斋闲话》文稿时，我明白了他“坏脾气”的真正涵义。

当实用主义盛行和精神生活的普遍平庸，执著的精神追求和人生探索已显得很不合时宜时，乔先却放下了他的小说、散文和报告文学的创作，推出了《滤

心斋闲话》专栏，以一篇篇傲岸不羁的杂文与“时尚”大唱反调；当文化艺术的崇高、理性、审美趣味遭到平庸、低俗和功利所嘲弄，文学这面时代的“镜子”已经很少被人记起时，乔先偏偏坚持用文学来承担社会的良心和责任，在嬉笑怒骂中去挑战平庸与苟且，去鞭挞丑恶与畸形……

《滤心斋闲话》给我的印象是：闲话不闲。

乔先曾经说：“对于社会变革中，一定时期一定程度的无序是历史的必然，但是，无休止的无序和缺乏精神规则的约束，那是可怕的。”我想，乔先的“坏脾气”正是他运用杂文艺术的美学机制去对社会的某种混乱无序进行匡正，去对现实社会中的假、丑、恶现象进行毫不宽容的扣杀吧。

前些时间，社会上刮起了一股“世纪末”的旋风，有人预言，世界的末日将临，于是，便有醉生梦死者，有想乘机捞一把者，更有甚者，贪污腐败、信念迷失、道德沦丧、价值颠倒、精神空虚……竟被当作世纪末的正常现象纷纷在时代剧变的舞台上你唱罢我登场，一时间，仿佛给人以礼崩乐坏、末日将临之感。这时，乔先按捺不住他的“坏脾气”了，他在《拒绝末日心态》中愤然直书：凡此种种，窃以为乃社会大变革中必然的阵痛和民主进程稚嫩阶段的震颤，大可不必为几声“寒蝉凄切”而听不到人类文明行进的强大足音。他不无调侃地说：“该读书的读书，

该生产的生产，该生孩子的生孩子，明明白白地过日子，不要悲悲戚戚地自轻自贱，不要破罐破摔醉生梦死，更不要百倍疯狂地巧取豪夺，否则，预言失准，岂不反误了卿卿生命？”乔先把笔锋切入了“末日病态”病灶深层，对颓废哲学进行了无情的嘲讽和抨击。

曾听人说，读乔先的杂文很痛快，这对于一个始终关注精神文明建设的基本走向，自觉承担社会责任的作家来说，除了痛快外，还比别人多了一份沉重。白居易说：“文章合为时而著，歌诗合为事而作。”这是对文学使命的最言简意赅的表达了，杂文便是实现这一使命的最有效、最直捷的文体。杂文面对的大都是生活中的黑洞和丑恶，杂文的写作便自然成了“危险的艺术”。要写好杂文，除了具备足够的修养和文学“底气”外，还必须敢于承受习惯力量的冲击，有敢于在浑沌沉默中站起来发声的勇气和胆量。他能不沉重吗？

乔先最鄙视那类没有骨子气的文人，讨厌那种无判断、无价值取向、无理想色彩的创作。他认为，经济与文化是相互制约、相互影响的，文章可以拍卖，但人格是不能拍卖的。他说：血从血管里流出，伟大的作品产生于伟大的人格，作家的良知和绝不媚俗的精神是最值得守护的。

乔先鄙薄那些以权谋私，乘机“下海”最终使公

家的钱包瘪下去，而私人的肚囊大起来的所谓“能人”。他在《听潮琐话》中一针见血地指出：那些是在寡淡无味的“衙门”里坐腻了，用公款或老百姓的血汗钱来“练摊”的异化了的“海怪”。当他在下海热走向极端，似乎“万般皆下品，唯有下海高”时，明白无误地告诫人们：人类的“生存链”是环环相扣的，倘若只剩一个环，世界则不知是什么样了。

对时弊可由切身感受来认识，而对史弊则是要对现状和历史的关系有深切理解了。

中国传统是最讲究中庸的，不知何故，到了今天，我们国人竟喜欢起极端来了。想当年，“名利思想”曾一度成为众矢之的，视为“蝇蛆”。可现在，名利却忽地成为了角逐的竞技目标。一时间，“有以钱捐官、捐文凭者，更有以钱捐职称、捐国际金奖者”，“捐名人就当属正常的经营范围了”。物极必反，“名人”泛滥之后，说不定会出现一种花钱买笑后的冷清，出现一种纵欲后的寂寞！

乔先在他《速成“名人”》中用他沉甸甸的笔、沉甸甸的心反思了国人喜欢南辕北辙、往返于两极之间的行为心态。提醒人们：“假名人与假冒伪劣商品一样泛滥，鱼龙混杂，只有扰乱文化秩序，造成历史公害。”并奉告那些意欲速成“名人”者，“名与不名，修炼在自身，裁判在人心”，别玩弄那些自欺欺人的花招。

自古至今，吹牛拍马为国人所不齿，但又是一道永不绝迹的景观，有善拍者必有喜被拍者，因而造就了一批“少德而多宠，位下而欲上政，无大功而欲大禄……”（《国语·鲁语》）的小丑。如果拍者得道，营私舞弊，贪赃枉法，人才遭废黜、谪迁……世道安能按“道”运转？乔先在他的《“拍马”杂谈》中无情鞭挞了中国的“马屁精”、外国的“乞乞科夫”们，说他们是“腿儿勤、脸皮厚，媚骨有余而脊骨不足”的异类，还在他的《三愿伯乐》一文中提出：“一愿秉持公心；二愿细辨优劣；三愿不要近视”，站在审视历史的角度，呼吁：能者上、庸者下。要铲除“拍马一族”繁衍的土壤，必须健全民主、法制和人才管理机制。这是对新的人文精神的呼唤，这是对营建精神规则的渴望！

“朝无尸素，野无弃才”，始终是人类社会崇高的理想，是国家兴旺发达的象征。到了“杂文与时弊俱灭”的时候，乔先的脾气大概又会变得温和起来，不用再去为那些时弊愤懑伤神。正如他所说的：“我将天天对着太阳微笑。”

这当然只是一种美好的愿望，实际上，只要太阳还有黑点，杂文这种武器就不会有“刀枪入库”的一天。

## 目 录

|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|
| “医者”父母心(序一) ..... | 北 窗(1) |
| 闲话不闲(序二) .....    | 梁晓霞(6) |

## 滤心斋闲话

|               |      |
|---------------|------|
| 为人与为文 .....   | (1)  |
| 找一找“我” .....  | (4)  |
| 禅外乱弹 .....    | (7)  |
| 闲看科学打架 .....  | (10) |
| 见仁见智之后 .....  | (13) |
| 想像力与想当然 ..... | (16) |
| 再来一点闲话 .....  | (19) |
| 请绕个弯儿走 .....  | (22) |
| 金銮殿前杀风景 ..... | (25) |
| 速成“名人” .....  | (28) |

|                |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|------|
| 考证的堕落 .....    | (31) |
| 闲话“穿凿” .....   | (34) |
| 救救广告 .....     | (37) |
| 名人与偶像 .....    | (40) |
| 拉个名人壮壮胆 .....  | (43) |
| 人未必如其文 .....   | (46) |
| 做个好子孙 .....    | (49) |
| “拿来”的闲话 .....  | (53) |
| 科学的无奈 .....    | (56) |
| 真理的孤独 .....    | (60) |
| 耕余遐想 .....     | (63) |
| 期待的彷徨 .....    | (66) |
| 猎奇与炒作 .....    | (69) |
| 哲理诗与物品清单 ..... | (72) |
| 报告还是“广告” ..... | (75) |
| 文学乎？性学乎？ ..... | (77) |
| 乱弹二章 .....     | (79) |
| 善读以医愚 .....    | (81) |

## 南窗随谭

|    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听“潮”琐话 .....  | (85)  |
| 串味的乡情 .....   | (88)  |
| 灵台无计逃噪音 ..... | (91)  |
| “老虎笼” .....   | (94)  |
| 明生死·辨善恶 ..... | (97)  |
| 拒绝末日心态 .....  | (100) |
| “拍马”杂谈 .....  | (103) |
| 三愿伯乐 .....    | (106) |
| 请戒“霸瘾” .....  | (109) |
| 脸皮值几多钱 .....  | (112) |
| 敬请刀下留神 .....  | (115) |
| “研究”什么 .....  | (118) |
| 变脸 .....      | (121) |
| 敬老的老话 .....   | (124) |
| 生病之妙 .....    | (127) |
| 吹牛皮病 .....    | (130) |
| 报应 .....      | (133) |